

符号结构 文化差异 语际翻译

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 张亚非

任何一种语言都可被视为一个反映具体文化的符号系统，是代表该文化主客观世界的一种表达形式。语言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所拥有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那些体现某一文化独具特征的语言现象上，则显得尤为密切。简而言之，语言的结构和意义，是以语言使用者的文化经历为基础的。

例如，汉语和英语所处的文化环境有许多不同，因此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体系。但由于事物发展中呈现的复杂性，这两种语言除差别外，也不乏彼此相同或相近的现象。我们先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共性及其原因。

人类语言之间潜存着一些普遍特征。能够证实这个假说的例证，不仅早已见诸于各亲属语言之间（如印欧语系诸语言），而且据近期的研究发现，它们也存在于许多非亲属语言（如英语和汉语）之间。语言间的共同之处，并非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纯系偶然巧合，而是有着文化上极其深刻的原因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们也会产生某些共同的经历。如文化和语言不同的民族，或许生活在共同的自然条件下（地理、气候、动植物界），因此就对客观世界有着相同的经历，也可能有着相近的社会历程（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活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和经济活动），所以便会产生相同的社会、美学、行为和道德观念。例如，无论生活在哪一种文化环境中，讲哪一种语言的民族，都不会公然赞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压和掠夺，都会视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慈善或资助事业为一种社会公德。

相似的文化现象必然会反映在不同的语言中。因此在语言间存在一些表达形式及意义相重合的现象是极为自然的。汉语和英语之间就能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两种语言中有为数不少的短语，是以心“heart”为中心词而构成的。古时的人们缺乏现代的解剖和医学知识，误认为心脏是人类思想和感情的中枢。久而久之，这种误解就遗留在人们的语言中了。我们如将下表中汉语和英语习语加以比较，则不难发现它们在结构形式和语义内容上都非常相近。由此可推断出，我们的祖先在文化史上都曾经历过一个蒙昧的发展阶段。

汉 语	英 语
伤心欲碎	heart-breaking
铭记在心	to learn by heart
放 心	to set one's heart at rest
发自内心	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关 心	to take to heart
心地慈祥	kind-hearted
铁石心肠	stone-hearted
灰心（丧气）	to lose heart
（心情）轻松愉快	with a light heart
变 心	a change of heart

当然，共性代表不了特性。妨碍文化和语际交流的正是分属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特殊现象。如前所述，语言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与自己独特的文化因素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现象。正是这众多的独特现象，

把语言划分成不同的符号体系。由此可见，语言之间的重合和分歧，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文化之间的共性和特性的外化形式。据这一意义我们可以推论：构成语言差别的主要是那些与不同文化特有现象有关的语言符号。越是某种文化所独具的现象，用于表达它的语言符号的特性就越趋明显，在语际交流中产生的障碍就越大。

明确这一点，对翻译工作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语际翻译中，凡属原语和译语所共有的现象就容易处理，而特性强的语言现象则往往成为问题的焦点。如何将原语中独特的语言符号及其含义，准确转换成自然流畅，为本文化所接受的译语，是一个长期为翻译界所关心的问题。下面我们将主要针对汉语和英语中的特殊现象，来讨论一下有否可能从符号结构理论中获得一些启示。

汉语和英语经过长期的发展，都拥有大量的成语、谚语和比喻手段，它们的结构，语义和用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具体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一般能比较突出地反映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翻译这类语言符号时，应考虑两个方面：即它们在原语中“编码”(encoding)的方式和如何在译语中对它们正确“解译”(decoding)。我们可以根据“编码”和“解译”的方式，将它们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下面我们将逐一对每种类型给以讨论。

任何符号的意义都是由该符号和它所指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关系在最早建立时，一般都是随意的 (arbitrary)。然而一经确立并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原具随意性的符号意义便转为一种约定俗成的 (conventional) 成分而存在于整个符号系统中。凡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人，都承认并遵守其规约。符号的这种性质，在同文化的语内交际中本是不言而喻的。但一涉及到不同文化下的语际交流，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如果文化环境不同，那么，被某一文化所确认的语言符号意义，到了另一文化环境，就可能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使用符号的人主要依据自己所属的文化传统与习惯

来阐释符号和所指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符号所指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的现象，与语言中“一词多义”(polysemic) 的情况颇为相似。我们不妨借用这一术语，称上述例子为“多义型”语符。其不同的含义是由不同的语言环境造成的。

“多义型”语符大量地存在于语际之间，例如颜色是人们日常所观察并谈论的现象。在许多语言中，这类词语的内容早已远远超越了所指意义的范围。汉语和英语中都使用颜色来比喻颜色本身以外的事物或人。但它们各自所具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英语常用一些基本颜色，如 red, yellow, blue, white, black 来表示事物的性质或人物的品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作法，较典型的例证是戏剧的脸谱，即以不同的颜色为脸色的主调来体现剧中人物的品质特点。一般来说。红色代表“忠臣”，白色代表“奸臣”，黑色（如包公）则代表“正义”。黄色则有“显贵”的含义。让我们比较一下汉语和英语中不同颜色的内涵意义：

颜色	红	黄	兰	白	黑
汉语	“忠贞”	“显贵”	“阴险”	“奸诈”	“正义”
英语	“(脾气) 暴躁”	“胆怯”	“沮丧”	“清白”	“邪恶”

语际之间另一种类型的符号，是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语义内容。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同义型”语符(synonymous)。这类语符的存在，是由于属不同文化，操不同语言的人会有某些共同思想和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进程和环境中，人们选择了独特的语言方式来表达这些概念。比如说，“永恒”这一概念，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思想和愿望中。但是不同民族的人按照各自文化传统和习惯，使用了不同的事物作为这种概念的象征，产生了形式不一的比喻。英语可以用“as old as the hills”。汉语中喻义相近的短语则有“天长地久”。

类似的“同义型”语符很多。下面仅就汉语和英语中的部分成语作一比较。

汉 英 成 语	喻 义
水中捞月 to fish in the air	徒劳无功
大海捞针 to 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 stack	希望渺茫
无风不起浪 no smoke without fire	因果关系
石沉大海 remain a dead letter	杳无回音
一箭之遥 at a stone's throw	相距不远
一贫如洗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穷困不堪
半瓶子醋 half-baked	一知半解

第三种类型的语符，最能反映文化和语言的差别。这些语符一般属某种语言所特有，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在其他语言都找不到相似的现象。如“松”和“鹤”在汉语里可比喻长寿。相比之下，英语中就没有相应的隐喻。对英语接受者来说，“松”与“鹤”并不能引起与汉语接受者相同的联想。又如美国俚语中称学者（如大学教授）为“egghead”，这在汉语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臭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涵义的。这几个例子说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无法相互取代的符号，这使语言和文化间，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沟壑，严重妨碍了彼此的交流。这也是在语际翻译上导致难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为了说明语言间这种分歧，我们可以把这类词语或表达方式称为“歧义型”语符。

综上所述，反映文化差异的语符可以分成三类，即“多义型”，“同义型”和“歧义型”。文化结构里蕴涵的共性和特性，是造成语言间重合和分歧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语言始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依赖文化现象而存在的。因此，欲理解或翻译一种语言，特别是反映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首先必须获得与该语言有关的文化知识。这是搞好语际翻译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何处理带有文化特征的语言符号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许多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对此作过论述。他们一般都认为文化成

分对语言的影响，是翻译中的主要障碍。当原语中出现这类语言符号时，翻译者所面临的任务，绝不是象“对号入座”，即将它们逐字逐句转换成译语那么简单。他必须考虑这些语符能否在原语和译语接受者中间引起相同的反响。这需要他将原语中蕴涵的各种文化因素与译语加以比较，采用恰当的方式使它们在交际功能上能协调一致，保证语际翻译目的的实现。从原语到译语，语符的外化形式（语音、词汇组合，句法结构和比喻形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它们在语义解释和语用功能上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一致。

在语义上取得等值的原则，对于各类修辞手段的翻译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如用动物作喻体来表示人物的某些品质，是语言间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由于这些比喻所形成的文化环境有极大区别，所以借用哪种动物来指喻人们的哪种品质，在各种语言中是不尽相同的。例如英语中有“as timid as a rabbit”的说法，汉语中也有与“胆怯”相联系的动物形象，但不是兔而是鼠。熟悉这些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别，可以帮助我们在翻译这类比喻时避免生搬硬套。为了兼顾原语和译语双方的文化和语言习惯，我们只能舍弃形式上的一致而追求意义上的等值。从这一原则出发，英语“as timid as a rabbit”就应该译成喻义相等的汉语“胆小如鼠”。类似的例子尚可举出不少：

英 语	汉 语
as stupid as a goose	蠢得象猪
as stubborn as a mule	犟得象头牛
to work like a horse	干活如黄牛
like a hen on a hot girdle	如热锅上的蚂蚁
wet like a drawn rat	湿如落汤鸡
dumb as an oyster	守口如瓶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to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对牛弹琴
birds of a feather	一丘之貉

比较上面每一对比喻,可以发现英语(原语)中的喻体到了汉语(译语)中都发生了变化,大都改成了不同的动物形象。尤值注意的是个别比喻由于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动物作喻体,只能改换其他物体(“守口如瓶”)。但喻体的更换,是以语言的交际效果不变为条件的。如果说上面这些比喻从原语到译语始终保持了相同的意义和交际功能,没有在原语和译语接受者中产生两种不同的解释,这种变换喻体的做法就是正确的。

上面的例子还能说明一个重要问题。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段,它一般超越了语言符号的所指意义,突出其内涵意义,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使语言更生动形象,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翻译应该考虑各种修辞手段的这一特点,应着眼于它们的内涵意义。语言符号的内涵意义和具体的文化环境有关。内涵意

义给人的各种联想随文化环境而变化,一般是某种文化环境中特有现象(历史,生活方式,习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的反映,因而所指意义相同的语言符号,不一定就具有相同的内涵意义。如果我们说翻译所寻找的是一种对应关系,那么这一关系则只能建立在内涵意义之上。换言之,所指意义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只要内涵意义一致,就可以互为转译(如“鼠”和“rabbit”在修辞中的用法)。

本文结合符号学的观点,探讨了反映文化差异的语言现象及其翻译等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两点:(1)指出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异同并区别其类型。(2)探索翻译如何在不同语言和文化间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它的实现,不单纯是语言问题,而与更广阔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上接第25页)

ВОСЬМИДЕСЯТЫХ ГОДОВ,... 有的译文是:
“我是一个地道地自由派,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物,……”

可以看出,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对原作理解方向的一种暗示:是在指路,同时也就在堵塞读者的其他理解通道。而80年代人物是否全等于地道的自由派?耸耸肩是否仅仅由于奇怪,或许还不同配比地掺杂着遗憾、惊讶、无可奈何?译者无权认为自己的解释永远是完善的。实际上每一个注解都是一种风险,都可能曲解原作的艺术信息,把含蓄的耐人寻味的东西说破而变得浅露。指出萨拉方是村姑服装已说破一层含义,但这是为交融文化所不可避免的;假

如再说出“为把玛莎改扮成村姑,”甚至说出“以躲避起义军耳目,”那么原话的含蓄意味便荡然无存了。因此随着读者文化视野的拓展,注解应尽量减少,加注时也应尽量减少堵塞多样化解理解的通道。总之,译者主观因素融入的分寸感是以使读者最大限度地接受原文艺术信息为尺度的。

当我们从文化交融的本质观察文学翻译过程时,就能认识到,两种文化交融中引入与抗拒、异化与同化的相互斗争对促进民族文化发展,保持民族文化发展的平衡态势的意义。而因势利导地左右这种态势,为使译文读者最大限度地接受到原文的艺术信息而努力开拓民族文化视野,则正是文学翻译的伟大使命。

本刊启事

本刊1988年第1期因故推迟出版,敬请读者鉴谅。